

技术的悖反——《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后人类生命政治研究

李明慧

中国矿业大学，中国·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作为一部批判性科幻小说，《克拉拉与太阳》展示了基因编辑技术笼罩下的后人类生命政治图景，探讨了后人类的生命困境。小说揭示了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下，生命被限制在结构性对立的例外装置中，被筛选、排挤和征用，最终沦为“赤裸生命”。同时，小说通过对保罗和里克的“非潜能”意识的描写，寄托了人类通过保留主体意识和理性思考实现生命自由的美好愿望。石黑一雄通过对生命政治的观照，启发人们时刻保持批判性思维，发展人文关怀，维持警觉意识。

关键词：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生命政治；技术

The Paradox of Technology: Research on Post-human Biopolitics in *Klara and the Sun*

Li Minghui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China Jiangsu Xuzhou 221000

Abstract: As a critical science fiction novel, *Klara and the Sun* shows the biopolitical picture of post-human life shrouded in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the plight of post-human life. The novel reveals that under the mutual conspiracy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life is limited to the exceptional device of structural opposition, screened, excluded and expropriated, and finally reduced to "bare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on potential" consciousness of Paul and Rick, the novel reposes the good wish of human beings to realize the freedom of their life by retaining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rational thinking. Ishiguro inspires people to maintain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 humanistic care and maintain vigilanc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biopolitics.

Keywords: Kazuo Ishiguro; *Klara and the Sun*; Biopolitics; Technology

0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与基因技术的发展，技术对生命本质的重塑成为热点。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将基因增强技术融入叙事，铺陈了后人类时代技术自身的悖反困境。

小说设定于基因编辑技术普及的未来，以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克拉拉为叙事视角，讲述其陪伴罹患基因提升后遗症的女孩乔西，最终完成使命却遭废弃的经历。基因编辑技术本以改造生命特质、拓展生命边界为初衷，但在小说中，技术并未实现人的自我超越，反而成为生命政治的运作工具。福柯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形态已转变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1]。现有研究多聚焦 AI 群体的受压迫处境，对人类内部的生存分化关注不足。本文以小说中的人类角色为核心，结合生命政治理论剖析其生存困境。

1 人类共同体中的赤裸生命

生命政治意味着国家权力下沉至身体、人口等微观维

度，并依靠制度、话语和技术调控生命的诞生、存续与死亡，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福柯提出，当代资本主义依托生命权力对生命全程实施监视、干预、调节与矫正^[1]。阿甘本进一步提出“赤裸生命”概念：至高权力通过创设例外状态，将部分生命驱逐出政治秩序并加以征用，使其成为可被杀死却不受祭祀的“神圣人”^[1]。

现代社会中，区分赤裸生命的边界始终流动，人人都可能落入此范畴。小说中人类共同体内部同样存在层级区隔，并由此催生了两类隐蔽的赤裸生命：一类是未接受基因提升的自然人，另一类是先天便被安排接受基因改造的超人类。

小说中的 AGE 提升能增强智力，但存在致命风险。政策表面上将选择权交给家长，实则构建了一套系统性惩罚机制。里克极具机械天赋，却因未被提升无学可上，母亲多方奔走，仍无法为其争取入学资格。资本借此“包涵性排斥”，“实现对以里克为代表的‘无分者’的反向

操控”^[10]。

里克母子偶遇的失业群体同样典型。大批失业者聚居的建筑面临强拆，他们即将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丧失劳动谋生渠道后，经济与财产权利的剥夺会直接消解政治权利，“一个绝对贫困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虚无’”^[7]。这些失业者虽保有法律上的公民身份，却无法兑现实质权利，实质上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沦为本国境内的“难民”与赤裸生命。

同样作为失业人员的乔西父亲保罗原本是化工厂的精英，最终被基因提升者取代。“剩余的产业后备军则成为现代性废物，最终沦为彻底的赤裸生命。”^[8]失业造成了婚姻破裂，他迁居至聚集着未被提升的前社会精英的封闭社区，依靠武器自保，那里帮派冲突频发，法律秩序失效，保罗由此陷入极端暴力与危险之中。

以乔西为代表的基因提升人群同样难逃赤裸生命的处境。基因提升手术风险极高，乔西的姐姐萨尔便死于术后并发症，乔西也长期饱受病痛折磨。她的人生自出生起便由母亲与科学家卡帕尔迪规划，自诞生开始就充当“人类豚鼠”^[11]。乔西身处例外装置之中却习以为常，难以察觉自身生命始终处于被支配状态。

梳理小说内不同阶层的人物可以发现，民主、优质、自由的话语包裹之下，赤裸生命机制渗透进各个群体。所有人都随时可能被体系筛选、抛弃，悬浮于至高权力的支配之下。

2 赤裸生命产生的原因：资本与技术对生命的联合绞杀

《克拉拉与太阳》构建了一个生物技术高度资本化的未来，智力改造直接和财富挂钩。生命形态被依照市场需求塑造，完整自洽的身体被改造为可编辑的文本，为资本与技术的介入开辟了通道。生命政治的特点在于它“以‘让人活得更好’为名义捕获生命并对其加以规范化和控制”^[9]。生命看似不断优化，实则在资本技术共谋之下沦为客体，持续遭遇伦理危机与身份困境。

资本与技术合力制造了技术崇拜，社会普遍将基因提升视作带来“幸运”的技术，呈现出冷酷的工具理性导向和技术拜物教的特征。技术因此越过身体成为了决定个体命运的主体。

其一，家长剥夺了子女的生命自主权。本着“后果自负、买者当心”的售卖原则，他们允许资本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进行试验。克利西在亲历萨尔死亡后依旧保持侥幸心理让乔西接受提升，但“对基因增强的选择应当取决于主

体独立自主的意识而非他人的判断”^[4]。乔西原生的选择权被剥夺，即便她声称愿意和母亲做一样的选择，也更像是病痛之中的妥协，求生的呐喊才是心声；其二，技术消解了生命独特性。克利西寄望于克拉拉全方位复刻乔西的言行、思维以替代乔西，卡帕尔迪同样相信外在模仿可以穷尽人的全部存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对“人心”的确信却不断丧失；其三，社会走向激进同质化，压抑生命多元发展的可能性。正如波斯曼所言：“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2]，由此生物权力确立了基因提升者的中心地位。同时，社会片面重视强化人才科技能力，却忽视道德与综合素养的培养。宴会上经过提升的孩童恃骄无礼、缺乏独立思考，印证了技术仅追求劳动力效能提升，无意完善人的精神世界，改造后的个体依然是资本利用的工具。

除此之外，高昂费用令基因提升成为富人专属的特权，贫富差距由此从财富积累差异演化成生理层面的鸿沟。人群被割裂为富裕的改造人与贫穷的自然人，阶级固化不断加剧。即便极具天赋的乔西父亲、里克，依旧难逃淘汰命运，普通人依靠勤劳实现阶层跃升的通道近乎关闭。

生物技术突破基因编码并没有带来预期中普遍的解放，反而酝酿了深刻的危机。技术垄断挤压人文精神的生存空间，使人类的共情能力不断衰减，人类在共同体内部相互割裂倾轧。当下身处优势层级的群体，未来同样有可能被新一轮筛选机制剔除。

3 生命治理下的反抗意识

权力存在之处便会滋生抵抗。针对生命政治，阿甘本提出了一种“渎神”式的反抗路径：将事物从神圣化的分割秩序之中解放，回归自由使用，颠覆经典的对于“神圣”的使用态度，转而采取一种“狂欢式”的游戏态度，瓦解固化的分隔机构，最终朝向“来临中的共同体”，即一种非结构性的共同体。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个体拥有“非潜能”意识，即一种突破既定知识框架和行为范式的勇气。“非潜能”意味着自由的可能性，小说中保罗与里克便具备这类特质。

乔西父亲保罗坦言，“被替代是我遇到的一件最好的事情，我总算解脱了”^[6]。跳出权力划定的等级秩序后，他从个体生命体验的角度出发，获得了全新审视世界的视角，由此他意识到，免于改造意味着摆脱体系规训，生命价值不在于优于他人，而在于个体自由。相对于乔西的父亲，里克的“非潜能”意识较为内敛。乔西的生日宴上，

他敢于直面被改造群体的傲慢，拒绝卑躬迎合，并帮助克拉拉与之争辩；他也冷静观察同龄人的举止，洞悉了这群人的空洞与浅薄。泡泡游戏中他写下心声：“那些聪明孩子认为我没有形体。但是我有。我只是把它藏起来了”^[6]。里克正视自身的存在，对精英群体充满精神层面的蔑视，构成了对分隔结构无声的挑战。

尤为重要的是，二人并未向下转嫁压迫，而是能够平等对待处于物种底层的克拉拉。乔西一家与改造孩童习惯使用型号代码例如“AF”“B2”称呼克拉拉，反观保罗初次见面便使用“克拉拉”这一称呼，体现了其对克拉拉身份的肯定和尊重。里克也多次主动帮助克拉拉，长途跋涉护送她前往谷仓。即便自身在层级序列中高于机器人，他也拒绝随意对其施加惩戒，这种超越阶级与物种的共情尤为可贵。

总体而言，保罗与里克以自然人身份质疑现有的生命分配机制，自觉生成了抵御精神控制、抵抗生命政治统治的内在力量。但二者的反抗大多停留意识层面，缺少系统性的实践方案，难以推动现实的变革。

4 结语

《克拉拉与太阳》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在后人类生命政治的笼罩下科技悖反的图景，探讨了人类生命本质的深刻命题，显示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小说中的未来世界并非现实的背离，而是对现实的观照与延伸。技术发展永远是一体两面，人类需要持续反思技术边界，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守住人的精神底色。

参考文献：

- [1] 阿甘本，吉奥乔.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 吴冠军，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2] 波斯曼，尼尔.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 何道宽，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3] 福柯，米歇尔.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 [4] 李帅，李震邦. 人类增强的悖反图景及现实反思——基于分子生命政治的视角[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40(11): 72-80.
 - [5] 施冠男. 生命力资本化的困境与出路：论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J]. 浙江学刊，2021，000(006): 123-129.
 - [6] 石黑一雄. 克拉拉与太阳[M]. 宋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
 - [7] 汪民安. 何谓赤裸生命[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6): 88-96.
 - [8] 王庆丰，苗翠翠. “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J]. 国外理论动态，2019(4): 16-25.
 - [9] 夏天成. 数字永生的技术想象与生命政治[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40(11): 81-87.
 - [10] 叶华，朱新福. 超人类、无分者与机器人：《克拉拉与太阳》中的生命政治书写与技术反思[J]. 当代外国文学，2024(4): 97-104.
- 作者简介：李明慧（2002-），女，汉族，安徽铜陵人，硕士，中国矿业大学，研究方向：英美文学。